

元代文集九

元代史料叢刊編委會 主編

元代史料叢刊續編

泰山書社

元代文集 九

元代史料叢刊編委會 主編

元代史料叢刊續編

黃山書社

(元) 鄧文原 撰

巴西鄧先生文集一卷

清鈔本

已酉鄧先生墓

吳氏義塾記



崇德古聖地大德已亥吾嘗為吳州文學掾吳氏儒鄉建門
左之塾聘師以訓鄉之子弟三年實地故多健官偶鄉非甚雄
於賢而志欲敦尚俾風迪成善俗視古稱任恤者蓋庶幾焉未
幾余入補詞垣屬又八年州若府疏其事于江浙省而以聞于
朝曰吳氏義塾田畝者三百師生餽廩有度諱肄有禁同寇
鼓篋而未嘗適百員歲卒以旌善朝命表其門曰義士會余以
提學事出領江浙四道訪義塾之成則已迂于官河之東縣
庠故址歲輸就五而方之畝有半益以旁近地畝三經度締構
宏麗充奧中蒙燕居其以齋廡其北講堂寢息有所左右書器

度開殿與重門輝三南穴為池直地北東廡金庖各有攸處
又增田二百畝以羨歲入中河為橋板石夷平便諸入塾者自
進端至今更十有七寒暑而塾始大備凡用錢若干糧米若干
石皆約已搏用以給其規約則歲所飲餼必子孫之長且賢者
次掌之而師友共稽其出納有歲亦以周里閭之昏嫗喪葬貧
不幸者勿侈勿吝勿乾於豪右勿撓於有司以而惟永久子孫
有違約者以不第鄉得糾正為役卿謁余文為記余歎曰古者
里門為塾子弟畢業於士師少師而里音鄰長誨之耕出入有
時切長有序其道簡而教易行也向秦廢閭左之成而教始大
壞今更氏之為義塾或未能全乎古而意則善矣僕見本民
陳始太伯以札讓道民歷十九世而季札乃克弘宣祖訓振遷

高風言行焯著夫子^亦與許焉吳之習於礼者再世至國廬已不
承季礼之志而自歟其年歲者知吳之不競不待廷而東時以
夫吳之礼讓更數百年封植之不足而墜之一旦易義反掌礼
之有聞於斯世者如此者今世之士率視礼為迂而莫之講
所謂筋骸之會肌膚之束尚不能自振况望其飾躬涵行以希
賢聖之域者哉吾道亦大矣數幸必自家養始其勿謂洒掃應
對進退為末而忍有以淫奢性情靡敝質簡而進以要其
成而無負侶卿所以建塾之意也現吾言者其亦有所共起也
夫

戴祖禹墓誌銘

荆溪戴氏自安道以清隱著其世緒代有顯聞祖禹之九世祖

始遷居于山陰之西陵曾祖允能宋迪功郎又自西陵居魏祖
安國父惠該皆潛德不仕比三世皆遷葬西陵東西州欄距一
水祖禹時：省墓朝謁而莫至雖居杭志常在西陵也始余初
識祖禹時甫弱冠意氣已頗發傾動流輩所居慶市雖雄然歲
書甚富常閉戶讀書不妄接人事如窮儒宿學迺述林谷整杖
自樂余見輒愧之而祖禹雅善余及張君仲實言論規、商確
今古觴詠間作客主或燈目盡耳移時不出一語余私問其故
則曰吾性不耐與俗子面而能強為言嘆乎余常規之而祖禹
終不欲為利其方改與時事寡合及其死則莫不哀其才命之
時而思如祖禹者何可復得嗚呼自言有志之士雖歸一世幾
而公論始定昔皆可悲也祖禹善為詩書宗太白漸就濶用

少陵法每況詩至歷代正變是非優劣又如老吏得律明燭幽
眇且李自終傳諸子百氏書無不研索尤嗜古法書名画及鼎
彝器物遇勝友則焚香娛說殆忘渴飢或勉之仕登名于天府
以祖禹介楷人俾正其鄉李未幾移疾歸曰吾不能來帶還之
倪事上官也大德■巴亥余暇牧樂溪祖禹亦傳貽精舍在
鄰事簡情好益款合踰年而余微詣河林與祖禹別且五餘時
得書問無恙歟後為其子孟淳來請余許諾則以明年春獨
告之杭祖禹相見大喜曰四千里外盟真信士也感秋既滿成
札余復還京師又明年孟淳來計祖禹卒余得書慟哭非為祖
禹歟也祖禹嘗自謂早進得老書文方外士於死生各有恬然
卒如其言言言疾也猶規畫家事司及靡密且催余銘其墓衛

然無但化此豈其驗耶世之和祖禹者既鮮而其平生猶存本
群之孝百不一試於時而忽以死天之報施吾人其可詰哉祖
禹名天錫卒以至大戊申八月四日享年四十有三先是再調
淮海書院山長未赴暨王氏先十年卒男三人即孟淳次宜孫
宜孫尚幼女一人未行美以是年十一月己未墓在錢塘縣大
慈鄉長山之原銘曰早華厥美又季不止天畀之林中恬以默
有媚其独寧元母回輿能勿據據于中矣君子之哀越莫相望
尚安尔咸昌厥後哉

皇太子賜大慶壽寺田碑

聖上嗣登大寶之初 儲皇星輝儼拙動法 祖宗亦既毗贊
元化備明百度陽施春膏恩洽衆元又謂金仙之道可以啓悟

群迷同歸正竟決門梵制礼尚優崇規度壽寺密迹禁庭寔
裕皇祝釐之所願瞻輪真義慕愛瞻音有賜田仍請有司錫其
錄証俾諸比丘勸脩佛事導迎積祥具如先朝成命越二年復
賜上田為頃者五十申飭慨至老貧蕞林先是嘗命詞垣具書
錫賚願求以給來者大駭司文誦不敢以漏陋轉仰惟世祖龍
德淵潛象俊聞風而雲附者靡不虛左以待昔若方外之士則
海雲師可菴師皆季契真如辯窮實澤世稱宿德鑒過日錄太
保劉父正公尊事海雲師以研精內典之餘入終石畫出俗願
行至於息戎衣而泥父軌迹三十載帝用休嘉彰其師之道俾
有有恒產得廣延季者以暢宗風中統建元之明年有編氓張
氏以固安新城兩縣五內郭村之水陸地畝由是受壽昭

被上賜厥初惟不已之田幾望而新之乃益滋殖行沃原入
豐稔有樹栗既有未年環布廷邦石煤以薪水輪以磨市
子錢之人皆有廳儲鍾魚收響檀施如歸祠官祕祝匪頌旁午
而度寺寺遂為京師拓隘之勝河皇提封之內又擇薊州漁陽
之膏腴以益之自中統距今余四紀而聖祖文孫垂繼後先所
以嘉惠於細流甚厚夫上以祿秩任其下而下以忠信廉耻事
其上若公卿大夫士之職也庶民利火耕水耨羹藜飯粟疲勩
力出租賦以給縣官然而豎山之係乎天貴賤榮辱之係乎人
二者常不可必而憂虞以滋乃若世之孝悌尚者無王祖之累
可以怡神曠志而益聞無未報之功可以接運其身而常安會
善夏屋傾於封君而役庸之政不及也群臣而貪以禪悅為味

而通融古今已而存息則今五經六經之幻假而脩證菩提
清淨之佛求其真明之正果以祈皇家億萬斯年治隆化洽群
生集祿是則如來方便說教濟世中果與上之人尊奉釋氏之
意也今住持西雲安公行憲率冲器宇弘大克濟前美而提點
某監寺某寺皆具願力相茲去會改元存曆隆盛以昭永久文
原既奉命紀述復繫以銘曰松皇聖元極符闡珎撫御九有
幽照同仁曰惟皇教暨各地隱現尸余德禱像設是因錫所
宅井履云觸息緣免征俾安弗挽輪言誕敷極于丕冒瞻茲蘭
若昔帝宣祀錄一釋子天門述止符身永重祖考是式中錫土
田表泉溫廣序合益庾位攸于香積准云耕鑿固知帝力我親
性相如教之滋荷以慈慈慈注雨沃之勿帝焦羊刀砍而原每敘

人頃常是思惟承佛受記為世尊師贊祐皇國永配宇祇

熊西父瞿梧集序

瞿離長格之論始於是非之相形好惡之偏爭禍福利害之慄
輒糾紛將欲一之以道極和之以天鈞物我兩忘以蹈乎大方
其言辯美婢笑然昔之能言者至聖人而極聖人於是非好惡
禍福利害之辯若薰蕕玉石不可雜糅非曠尚玄同以為道也
則吾又安能舍聖人之教而以其說異哉熊君西父以瞿梧
名其集也謂君汲然忘情於斯世耶何也乃指擢冒管絃誦言
語大焉短韻搜奇扶掖自有壯年角逐於藝文之場至于老不
改則君豈忘情斯世者歟乃說世滑稽嬉詠託於莊周之寓言耶
君以文字擬魏科佐朝者出紳妻珮履之乎筆要矢俄而息寫

乎跨鶴之山樵牧之與俱而花竹之興娛歲冠皓首講道唐虞
宜其酣詩誦詠塵蛇天遊如草木華落而命根風尊何異猶歌
謝迦薩蓋你而送太古之味石是乎有耻恥於世雖長椿之論
豈以昔之夢今之竟乎身竟之相續也功化之不齊也若陰晴
朝莫寒暑晦明之翕忽逝代惟變乃不窮而造化之常者與之
為无穷此知道之士所以避世先悶而推其緒余以立言猶足
以不朽也君其起鵲長椿而問之

送王明之推官北上序

余初識君王明之于抗時明之方緣江旂者以才猷英敏見知
上官尋任鉤校其曹事秩滿出宰常之晉陵晉陵剏邑君至有
惠愛號稱治辦旌倪逸留不可作去思之碑朝廷不知君可佐

大帥決平川仕抗久嘗詣其俗廼命馬抗推官自君官晉陵適
余被擢馬詞林爲言論不相接者逾十載人能道君不以亟疾
苛察爲高而能得事情蓋豪猾脅息疲懦先慈寃也去年冬還
抗問其事長何則曰有批禁贖貨幣爲怨家 誣証服者有盜
率其曹佐剽掠爲奸而脅以望訟者有司一切又政于法君皆
諒問得實多所哀貸諸妃斯類甚衆厥今吏部銓選能辯疑獄
出死罪若干人皆嘗親所授秩有加若明明之者其進用可量
然吾親造化之於物雖風霜雨殺而生之機常流動先問馬吏
者故欲軋其生而毒人于死用法或 巧心析律或端或苛刻
深着束濕以要時譽甚則市獄以便私自嘗以此其設心皆爲造
化戾乃若 祿恥空无所可否者馬官適相等士不適於不足

與論政刑明之既力於善而復以詩書教子其知本也夫今將
適京師乃序以送之且以論夫持三尺法者至大章亥二月望
日

送黃可玉鍊師還龍虎山燕集序

世傳淵明脩靜入遠公社蓋淵明未之言也或疑好事者為之
託夫交道貴心知豈復計形迹之異哉而世徒以形迹分尔汝
昔此交道之所以薄也王徽之許其出處大不同而當時論交
者歆美以為美蓋忘勢與忘人之勢雖晉宋世而古風未泯矧
淵明脩靜高蹈物表而獨何疑於希遠公相好哉竊意丘壑之
勝豈無居斯人者將息其間而余方宦游北南莫從辭后與友
乃今還杭得交黃君可玉甫其季與農踐洽賁歸居老而同歸